

金山著



《红色风暴》 从舞台到银幕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文学



《红色风暴》 从舞台到银幕

（作者：[美] 詹姆斯·H·穆尔）

《红色风暴》从舞台到银幕

金 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
《红色风暴》从舞台到银幕

金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625 插页 4 字数 152,000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700册

书号：8078·3545 定价：1.05元



金山在话剧《红色风暴》中扮演的施洋



话剧《红色风暴》剧照
(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)





电影《风暴》剧照



电影《风暴》剧照(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)

目 次

红色风暴(话剧剧本)	(1)
生活·艺术·真实	(104)
风暴(电影文学剧本)	(109)
《红色风暴》从舞台到银幕	(168)
编后记	黄维钧 (207)

红 色 风 暴

(话 剧 剧 本)

全 剧 人 物

林祥谦——工人，共产党员，三十多岁。

施 洋——律师，共产党员，三十多岁。

林祥谦之父——老工人，六十多岁。（简称林父）

陈桂贞——林祥谦之妻，二十七八岁。

黄得发——工人，三十岁左右。

黄得发之妻——二十五六岁。（简称黄妻）

江有才——工人，二十七八岁。

江有才之妻——二十多岁。（简称江妻）

孙玉亮——工人，二十七八岁。

吴伯林——工人，二十多岁。

司机甲——火车司机，二十七八岁。

司机乙——火车司机，三十多岁。

福建工人——若干人。

湖北工人——若干人。

工人及各界代表——若干人。

梁成武——武汉水电工会主席，三十多岁。

白坚武——两湖巡阅使署的政务科长，是吴佩孚的心腹，人们都把他当作

吴佩孚的政治顾问，都以白顾问相称。三十多岁。

赵继贤——京汉铁路总局局长，三十多岁。

魏学清——京汉铁路总局警务处长，四十多岁。

胡大头——工头，警务处密探，四十多岁。

齐副官——白坚武的侍从,四十多岁。

副 官——赵继贤的侍从,三十多岁。

班 长——老兵,五十左右。

警察甲——老警察,四十多岁。

士 兵——若干人。

警 察——若干人。

马 弁——若干人。

营 长——四十多岁。

斯鸠特——美国驻汉口总领事,三十多岁。

顾 弗——英国驻汉口总领事,五十多岁。

海 伦——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秘书,二十多岁。

女护士——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的特别护士,三十多岁。

第一幕

第一场

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，京汉铁路的工人，在残酷的军阀统治下，过着奴隶般的生活。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工人们得到了正确的指引，对统治阶级的仇恨，渐渐从自发形成自觉。这时期军阀吴佩孚、张作霖之间，正由于权势地盘之争，兴师动武，进行着剧烈的军事内讧；京汉铁路上军运频繁，沿路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铁路工人们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迫下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引导，开始吹响了反抗的号角。

地 点：

汉口江岸车站附近，林祥谦、黄得发、江有才合住的民房院内。

时 间：

一九二二年五月初。

布 景：

木屋，低湿、破烂，三家屋门相呼应，但均紧闭，中间林家门面较整洁。院内泥地高低不平，凹处有水坑。院后低处是铁道，一盏电杆上的路灯歪斜地伸展在空中。

远处见江堤，倾斜而下。火车从屋后驶过时，煤烟立即弥漫全院，屋檐均被震动。

黄昏时，江岸的工人住区，军运火车不时经过，院屋摆动摇晃。湖北人江

有才的妻子正在这残破凄凉的院中烧纸钱遥拜，怀抱干嚎着的病婴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邻屋湖北人黄得发的妻子出屋见状，趋前慰问。

黄 妻 小狗的娘，你又烧纸钱了。回头有才回家又要生气，人已死了三年，烧纸有什么用啊！……

江 妻 我是求我死了的爹保佑他外孙小狗呀，我真怕他活不了。有才挣这几个工钱，连喝稀饭都不够，哪来钱抓药！近来他又老在外喝酒，家里人死活他都不管……

福建人陈桂贞出屋，见状想去安慰，遭江妻、黄妻的白眼。

黄 妻 （冷语）谁叫咱们是湖北人，咱们要是福建人，不就有福建老板当靠山了。

陈桂贞欲言又止，叹息进屋。

江有才醉归，见妻烧纸钱。

江有才 又烧纸钱……，你爹生前跟我一样，也是把穷骨头，死后还会变财神爷？……死得那样惨，掉在锅炉里面，连他那把穷骨头都烧成灰了，你还想他显灵！……

江妻流泪。

江有才 你哭什么？老子有办法……

江有才进屋取出破棉絮要去典当，江妻死揪住不放。

江 妻 你疯啦！晚上不要盖了？！

江有才 放手！要不我就揍你！

江 妻 不放不放！（向黄妻）你来求求吧！小狗在发烧，晚上要冻死的呀！……

黄 妻 你放手，你放手！要不我叫得发去！

江有才 去你的吧，娘儿们少管闲事。

黄 妻 （急）你……你，我找得发去。（急奔下）

江有才摆脱其妻，挟棉絮奔下。陈桂贞在门前见此情况，同情落泪。江妻绝望地抱着病婴瘫倒在门前。陈桂贞不顾帮派之嫌，趋前安慰，江妻虽欲诉苦，但因丈夫与林家有帮派的隔膜，只得低头不语，强自压制悲痛。

陈桂贞暗中拿出仅有的一块银元，放在江妻身旁，退至屋中。江妻发现地上的银元，本能地急将银元拾起。有顷，觉得银元必是陈桂贞所赠（或陈桂贞所遗），决心放下银元；感到求助无门，望着病婴啜泣。陈桂贞在门内见状，忍不住又走了出来。

陈桂贞 小狗的娘，别难过了，钱是我的，你收下吧。快替小狗抓药，剩下的钱把棉絮赎回来。咱们都是穷人，有什么放不开的。有才不明白，对祥谦有疙瘩，你别告诉他这钱是我借给你的不就得了！……

江 妻 （收钱）谢谢你，……可你们也不富裕啊！

陈桂贞 唉，祥谦常说：穷人要帮穷人。往后你有了钱再还我吧。

江妻伏在陈桂贞身上，感激涕零。

江有才哼着京戏归来，江妻闻声急请陈桂贞离去。陈桂贞回屋。

江有才提着半瓶酒进院，一边喝，一边叨叨，不知说些什么。

江 妻 （气极）棉絮呢？

江有才 在当铺里。

江 妻 当多少？

江有才 （伸出三指）三角。

江 妻 钱呢？

江有才 （指着酒瓶）在这里边！

江 妻 把当票给我，我去赎。晚上不要盖了？孩子发着高烧，你怕他死得不快？！……

江有才 （喝酒）死吧！死吧！死了免得受罪！谁叫他生在我们工人家里啊！

江 妻 快把当票给我！

江有才 我知道你没钱赎，当票卖了，卖了一角，哈！哈哈……

江 妻 你这没良心的对头冤家呀！……

江妻顿足，一块银元从她破衣袋中滚落地上。江有才惊奇，拾起银元。

江有才 一块大洋！哪儿来的？

江 妻 ……

江有才 问你，哪来的？

江 妻 ……

江有才 啊！原来你身上藏着一块大洋……哪来的？说，说呀！偷来的？！拾来的？！卖身来的？！（一把揪住妻子）

陈桂贞激动地从门内冲出。

陈桂贞 别打她，是我借给她的。

江有才 啊！原来是这样……我江有才穷是穷，可不会用你们福建帮的钱，拿回去吧！（掷银元于地。对妻）你不害臊的婆娘，你丢我们湖北人的脸！你……

江有才将妻子拖进屋中痛打。陈桂贞进屋阻拦。江妻挣脱出屋，江有才追出。陈桂贞奋不顾身地冲过来卫护江妻。

林祥谦的父亲放工归来，见状惊异，喝止江有才。

林 父 （向陈桂贞）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江 妻 林大爷，林大嫂借给我一块大洋，叫给小狗抓药，被他看到了，……他就……这日子叫我怎么过下去呀！

陈桂贞 小狗娘，别伤心，林大爷给你作主。

江有才 （对陈桂贞）你……

林父怒视江有才，江有才畏缩不言。

林 父 江有才，你穷昏了还是怎么的？成天喝醉了酒打老婆，真有出息……

江有才 我的事不用你们福建人管。

林 父 唔！又是福建人、湖北人，你这人哪，是根木头还是块石头哪？我不跟你说过，咱们全都一样是穷工人，别分什么湖北人福建人……

江有才 就得分，就不一样，你们福建人有靠山，我们湖北人啊，是穷到底了！我江有才决不用你们福建人的肮脏钱。

林 父 你真他妈的傻狗不识臭，桂贞，你、你、你告诉他，告诉

他……

陈桂贞 我才不跟他说呢，他没理好讲。

林 父 好，那么我来讲。你知道这一块钱怎么来的？这是昨天桂贞把我们全家的箱子底全都掏空了，才当了这么一块钱，打算明儿买粮食的！你明白了吗？……

江有才闻言愕然。

林 父 你别发楞，小伙子。不见外，我叫你声大侄子，告诉你，不是大爷跟你卖老，我当了一辈子工人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？财主佬、资本家，有一个好东西吗？咱们工人翻身全靠自己！嘿，大伙儿要都象你这样，成天喝酒打老婆，那八辈子也翻不了身。祥谦没说过吗：咱们工人要拉得近，团得紧，你呀，白长着这么大个脑袋，得好好寻思寻思。（向桂贞）桂贞，进屋去，让他一个人好好想想。（向江有才）还有，你得给我记住，往后不许你打狗子他娘！（向江有才挥拳头）要不咱爷俩就先较量较量。（拿起银元给江有才）拿着！先给孩子抓药，拿着！

江有才接过银元，林父及桂贞进屋。江有才被林父的话所感，望了望门边站着的妻子，不禁掩面而泣。

江 妻 （接近江有才）小狗子爹，别难过了，往后别喝酒了，把身子骨儿糟践完了！

江有才 没办法啊！我的苦林大爷也不明白，你，就更不懂了。

江 妻 林大爷的话，说得多在理呀，赶明儿多跟他老人家谈谈……

江有才 你懂得什么呀，厂里明儿要开除我了！

江 妻 （大惊）啊！那……那不是死路一条了吗？！……

江有才 嘿，还有一条路。

江 妻 什么路？什么路？

江有才 （忽然神经质地叫起来）我不愿去，我不愿走啊！我……